

漢魏叢書

載籍

家訓

卷四  
之七

北齊

顏之推

著

載籍

鹽鐵論

序  
目錄

漢

桓寬

著

第八十九冊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習之然而自古文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  
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  
用多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送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  
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能優東方

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  
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  
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  
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  
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  
已甚陳琳實號癡疎繫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論作  
王粲率躁見嫌孔華擯壓馬季長殞楊修丁廙扇動  
取斃阮籍無禮敗忤鄉里曹植悖喈同惡受鬪免官  
孫楚矜誇凌上陸甚陳琳實號癡岳乾沒取危顏延

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  
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  
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  
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  
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  
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  
敗居多尔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  
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  
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干

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  
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

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  
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  
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

矣江南號爲詒

力正反

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

可笑詩賦詭擊

上音突相呼  
誘也下音暫

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

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

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

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

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

一本無此四字

然後出手慎勿師心

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尔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動俗益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

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

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尊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鸛鳴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余



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  
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尔其遺言  
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  
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餗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

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  
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  
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  
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  
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尔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

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  
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  
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  
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  
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云沈隱侯曰文章當  
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  
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  
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  
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

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  
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  
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

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  
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  
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  
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  
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濶詩云颯颯雲母舟  
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濶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

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  
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  
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  
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  
改之陳王得之於丁虞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  
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  
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  
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  
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

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  
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子小人庶我顯妣克保  
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  
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  
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  
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  
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  
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  
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

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

殞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

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鷺雉鳴又曰雉鳴  
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聲又云雉之朝雉尚求其  
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鷺以  
朝雉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  
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  
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  
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  
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  
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余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



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  
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  
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  
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

司徒崔烈以銀鑰鑰

上音狼  
下音當

銀鑰大鑰也世閒多誤

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  
鑰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

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攻日逐鷺騎蕩

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  
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  
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

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  
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  
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  
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  
籍詩生於此意尔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

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  
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耶琳  
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何遜

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  
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

生誦何詩常云遵居響北闕愴愴

呼麥反

不道車又撰

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  
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閒動靜  
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

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遊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名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  
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  
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  
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證鼎

一本作  
言信

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

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  
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處子賤  
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

乎述但察之未熟亦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其吹噓

朝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  
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尔竟曰  
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卽成了  
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  
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  
珽頭曲圓勢如葵葉尔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  
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  
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

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粲棗餅餌人人贈別云  
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  
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  
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或問曰夫神滅

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蚍皮獸沆

音航

鳥迹尔何預

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  
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  
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  
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



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  
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尔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  
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  
亦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  
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  
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尔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閑悟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尔 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尔。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旣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歛。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

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

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

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菽鉏之刈穫之載積之  
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  
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  
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尔假令有者皆  
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墾土耘一株苗不知幾  
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  
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世有癡人不識仁義  
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  
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

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已身不顧他恨但憐已之子女  
不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  
鄰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

此段一本見此篇  
一本見歸心篇後

顏氏家訓卷第四

終

顏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  
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  
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  
多爲少善不如熟一聽鼠玉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  
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各經不足以待問史  
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公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  
翫小箏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

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胡書煎胡  
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  
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  
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  
諫諍之徒也許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  
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  
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  
不肖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  
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



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余非  
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  
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詰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  
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糝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  
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  
余或被發姦私而相酬證事途迴冗穢懼憊尤人主  
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余必在得言之地當盡  
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

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  
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  
以爲誇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  
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  
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  
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  
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  
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  
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

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  
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  
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  
伺察旣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  
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  
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  
通達亦無尤焉王子晉云佐襄得嘗佐鬪得傷此  
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  
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

我當弃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久廣柳孔融之  
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  
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  
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  
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  
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  
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  
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  
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

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  
減分兩家尔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  
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  
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  
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  
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  
深安有冑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  
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  
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

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子奪怨誚滋生赧然而  
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

一本此好名  
好事之爲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  
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爲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姪  
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  
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  
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  
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尔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

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蓄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羅謗讟思爲此計僅未暇尔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

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  
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  
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  
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  
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夫尔齊有顏涿聚趙  
有顏宓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竝處將軍之  
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驕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



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弃素業徼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徼行險服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

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歆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夫尔齊有顏涿聚趙有顏岫

或作聚

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竝處將軍之

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驕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

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弃素業徼倖戰功吾旣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徼行險服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

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脾睨宮闈幸災樂禍嘗爲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

太上御名

扇反覆

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尔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卽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第十五

養生之道在於心志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

然塵滓千萬不遇一介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  
非貧士所辨學若牛毛成如鱗角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  
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  
息慎節起臥均適暄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爲天折者吾無閒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

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日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

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煎

一本有車前字

者得益者

甚多不能一一說尔

一本無此六字

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

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卽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夫養

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

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

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

冀服餌之徵

一本作延年

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死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曠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綸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動勸誘尔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



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  
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  
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  
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  
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  
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  
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  
竝釋之于下云不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  
人所知莫著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

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旣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

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溇何所到沃焦之  
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廓不散  
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  
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  
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  
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  
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  
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

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  
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逃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干  
人証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尔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  
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通尔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生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日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  
行弃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  
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  
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  
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  
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  
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  
啻山海也 八釋四日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尔

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剝落鬚髮  
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  
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  
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弃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  
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  
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佞之  
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釋

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余世有神魂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尔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於已之神爽頓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尔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



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  
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  
孔虛失愉樂尔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  
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弃妻子  
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  
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  
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  
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  
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

甚多不能悉錄。亦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  
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  
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鱸羹爲業。後  
生一兒。頭俱是鱸。自頸已下方爲人。余王克爲永嘉  
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  
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  
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  
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  
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

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  
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  
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  
爬搔隱疹因尔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  
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  
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擊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  
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  
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  
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定中捕

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志不美乎三十精練火良半米舉難破斷心轉也

與良然補平液存一本師論案其處對非手雙乎如

位厥世得益洋神補手舉凡幾十餘人皆指發生一

血對景頂和野早劍始知益田中舉新畫畫一推世

與蘇劉冬因介以廉十首手振掛想登爲西國派安

笑命主古宰之消如稍的野烟管平對劉而登翻舉

外堂上封實未錄之便中繼登來至留而共繼命大

張半即外獸繼命以平樂除林氣劍近射險端根坐

顏氏家訓卷第六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  
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詩云誰謂荼苦禮  
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竝以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卦  
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藏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  
英蓋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  
施大傳曰杕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  
貌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  
難云駟頌旣美僖公牧于駟野之事何限驛騶乎余  
荅曰案毛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  
人職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

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于牧驥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月令云荔挺出鄭元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薤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薤馬薤堪食亦名豚耳



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  
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覓其  
伯父緇因呼爲荔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  
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  
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 詩云  
有泮萋萋與雲祁祁 詩興雨祁祁注云興與  
雨如字本作興雲非 毛傳云泮  
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  
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泮已是陰雲何勞

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余班固靈臺詩  
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  
也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  
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  
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  
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  
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  
名也旣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  
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

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疥遂疔說文

云疥二日一發之瘡疔有熱瘡也案齊侯之病本是  
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疥  
瘡者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疥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  
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  
疔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瘡  
乎 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  
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間景如此等字皆當爲  
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卽爲景淮南子呼

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

傍始加彡

音杉

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

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

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

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竝作陳

鄭之陳夫行陣之義取於陳列余此六書爲假借也

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

傍作直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

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

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日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  
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木皆爲叢聚之  
叢而古叢字似窳字近世儒生因改爲窳解云木之  
窳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  
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  
在公反又徂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  
已及助旬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  
其閒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爨於旅也語回  
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儼儼也

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創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  
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  
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  
傳竝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旣無也字羣儒因謬說

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  
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  
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

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

弼後人謝昞夏侯該

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  
官傳疑本作諺作詠未定

竝讀

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  
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  
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

肱鄭注云謂擗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  
子博士蕭該云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  
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官

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  
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  
官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

雌黃改宵爲冑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冑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  
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  
莽非直鳶鷂虎視而復紫色繩聲亦爲誤矣 簡策

字竹下施束

七賜反

未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

遂爲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爲束今亦作夾徐仙民  
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  
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如字誤而爲如裴徐鄒皆以  
悉字音述以如字音如旣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



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處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

古文注亦云處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

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處字從虎

音呼

宓字從

宓

音絲

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爲宓而帝王世

紀因誤更立名余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爲單

父寧卽處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

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

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

以爲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

後此是剛戰國策尔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  
之主從半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邵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  
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伎癢  
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  
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竝作俳佻或作  
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尔太史公論英  
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  
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

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  
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  
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音肥赫余不得言

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

銘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

首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

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

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灑度量則音不壹歎疑者皆壹

明之凡十四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灑

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口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丙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升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尔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爲提挈之意恐爲誤

也。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曰：蔡周禮宮正掌主宮之戒令，紉禁。鄭注云：紉猶割也。察也。

一本無猶割也三字

李登云：省察也。張

揖云：省今省警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旣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警古察字也。漢

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余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

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鶴雀銜三鱣

音善

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鱣魚案  
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  
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鶴雀能勝一者況三乎鱣又純  
灰色無文章也鱣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  
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虵鱣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  
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鱣鱣及  
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虵蠶似蠋竝作鱣字假鱣爲鱣  
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爲天水郡守涼州爲

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羃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  
誤作六學士因循述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  
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柿尔  
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卽謂  
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  
編削之才皆共證也詩云伐木泝泝毛傳云泝泝柿  
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  
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旣

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尔風角書曰庶人  
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

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筍果當作  
魏顥之顥北土通呼物一出改爲一顆蒜顥是俗閒  
常語尔故陳思王鶴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又  
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瓌瓌眼中淚出珠子裸其字雖  
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顥學  
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內筍中  
尔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顥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



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

應之曰意爲劫卽是敝倦之敝尔

要用字苑云敝音九僞反字亦見廣

蒼廣雅及

陳思王集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劓

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字終當

音九僞反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

誕節兖州號爲豁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

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嚙羹之嚙自尔

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

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

閒又有齶齶音沓語蓋無所不見無所不容之意也顧

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  
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  
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

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  
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且夕在側  
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  
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關風俗婦  
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尔近代文士頗作

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

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戾戾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牡所以止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亦聲類作戾戾又或作居 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旣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

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

云張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

明所書

此說出皇清謚帝王世紀

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瑯語

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

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

一本戚殃

列仙傳劉向所造而

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

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

梁夫人嫵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

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

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余吳人呼祠祀

爲鳴祀故以祠代鳴字呼紺爲禁故以系旁作禁代  
紺字呼蓋爲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蓋字呼鑊  
字爲霍字故以金榜作霍代鑊字又金榜作患爲鑊  
字木傍作鬼爲魁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旣下作毛爲

髻字金花則金榜作華窻扇則本傍作扇諸如此類  
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縠是何等物當

作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隱

疑是  
隈字

塢瑰反卽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  
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

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茗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茗草用以飾物卽名爲茗於時當紉六色罽作此茗以飾緦帶張敞因造系旁畏余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竝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

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囷  
務王喬所仙方知此囷務山也囷字遂無所出務字  
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  
依附俗名當音權務余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  
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卽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  
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  
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  
節西都賦亦云備以嚴更之署所以余者假令正月



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  
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開遼闊盈不至六  
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閒更歷也故曰五  
更尔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  
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  
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或問俗名傀儡子爲

郭禿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  
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  
郭禿猶文康象廩亮尔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

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

之山

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

於祀主祀

此說本於月令

按周禮秋官司

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尔晉宋以來始爲  
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

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  
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  
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  
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  
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

鳥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  
亥有二番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  
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  
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  
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其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  
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  
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  
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  
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

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  
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元注書往  
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  
何意焉世閒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  
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  
損益牙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  
成就不爲專輒尠考核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  
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上說文居下施儿  
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

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

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

奮奪從藿

胡官反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

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

爲獾

音曷獸名出山海經

寵變成寵

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宀

業左益片靈

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

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

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

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

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互字從二間舟詩云互之秬稭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西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劬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余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上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

子離合詩賦抵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  
不足以形聲論也 河閒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  
中必彗注彗暴也會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  
日中不須臾卒然便具尔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  
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  
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尔言日中時必須暴  
曬不尔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論本州太古六部樂字書古音鼻韻字與鼻韻字出  
日中不隱與卒然則具亦此韻也昔年汪伯淵曰世  
中及楚若其暴也皆具人韻安此韻與之意正意  
不足則其韻亦備也 曾問厭云古音正音韻書云日  
子韻合韻列於小韻字韻文韻韻韻字皆類合韻韻



顏氏家訓卷七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  
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  
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  
顯聲讀之是非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  
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尔  
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  
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割爾

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  
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  
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  
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  
與洛下尠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夫在浮  
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訕訕得  
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慢閭里小  
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敷言可辯隔  
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

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  
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紙北人以庶爲  
成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  
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  
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  
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子女雖在孩稚便  
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已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  
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  
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牌爲逋賣反娃爲於

乖戰國策音劓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閒說文音戛  
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  
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  
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  
須考核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  
在邁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  
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  
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兒侯然則兒當音斯榮反今北  
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瑱璠魯之寶玉當

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  
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  
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  
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  
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  
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  
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

上呼號  
下烏故

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

呼號

反生惡於各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

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介

管仲號仲父  
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皆音

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

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

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

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介晉鄭焉依之類

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

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

音那

者未定之詞左傳

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  
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  
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  
此又爲未定辭乎荅曰何爲不尔上先標問下方列  
德以折之尔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

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

補敗反

諸記傳未見補敗

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  
之別此爲穿鑿尔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  
足不能尅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

賤保傅外無良師友故余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  
謔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段非  
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  
人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  
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  
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織名琨自稱爲  
哀名洸自稱爲汪名勣音藥自稱爲鴉音燥非唯音韻外  
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

工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狠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武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義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乎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閒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

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

一本注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

朝野翁

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

草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閩里聞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

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

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  
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  
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  
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特  
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  
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  
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  
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

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民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  
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守壁  
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  
此恥乎 弘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生所以觀德擇賢  
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  
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指讓  
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  
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  
三九讎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獲狡獸不願汝輩

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占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

音救 惕也

此之謂乎且十

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廩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尔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巖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術聚

得龍首金匱玉翰變玉歷

一本作玉歷

十許種書討求

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

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

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

暅字精互

之仕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

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

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

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  
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  
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  
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  
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  
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曰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  
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



飽食昏睡兀然端坐尔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  
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竝勤  
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莞  
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  
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  
喪寶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

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  
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汝南周瓊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竝能一箭

四十餘饒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  
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  
遂無投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  
爲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  
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  
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  
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未已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  
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  
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  
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  
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  
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  
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覩冒人閒不敢墜失兼  
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

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  
殮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  
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博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  
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  
錫人之屬竝須停省糧甕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  
彌在言外載以驚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  
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  
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  
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

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  
功德隨力所至勿刻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  
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  
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

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也

一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

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

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

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况爲  
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

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尔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  
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卷第七

終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  
判爲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  
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  
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  
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

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  
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也夫君子  
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  
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  
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所顧忌不能  
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



者大抵以干祿爲累得失動心雖欲  
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  
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爲士乎夫士也

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無氣

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

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  
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  
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  
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  
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

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  
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  
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  
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  
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權  
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

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  
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  
采錄爲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  
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  
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

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  
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

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先王

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夫不朽

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

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  
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

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

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

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

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爲孔孟之徒也必矣往

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  
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子  
求之母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  
者此書爲最其言治理並可施設儒  
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旣逝  
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爲註釋因著



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  
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

象序

學政

以向長於他道

其

云嘉慶癸丑聞三民臉且雲聞斯之

承故難之山中以射吹香此本具

其猶吹此本鹽灘絲故之精命限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力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非鞅

卷三

晁錯

刺權

刺復

論儒

憂邊

卷四

困池

輕重

未通

地廣

貧富

卷五

毀學

褒賢

相刺

卷六

目錄前  
殊路

頌賢

遵道

論誹

孝養

卷七

刺議

利議

國疾

散不足

救匱

鹽鐵鍼石

除狹

卷八

疾貪

後刑

授時

水旱

崇禮

備胡

卷九

執務

能言

鹽鐵取下

擊之

結和

誅秦



伐功

西域

世務

卷十

和親

繇役

險固

論勇

卷十一

豐鑑論  
入目錄  
四  
論功

論鄒

論菑

刑德

卷十二

申韓

周秦

詔聖

大論

雜論

目錄終

雜論

目錄



鐘記

刀  
非  
金

五

